

## 論《渚山堂詞話》「以人評詞」之特色及成因

涂意敏\*

### 摘 要

陳霆（1479-約 1560），弘治十五年（1502）進士，正德二年（1507）遭劉瑾（1451-1510）陷害入獄。劉瑾被誅後出任山西提學僉事，隔年辭官隱居著述。有《水南稿》、《水南集》、《渚山堂詞話》、《渚山堂詩話》等。

詞體初期為應歌之用，以娛賓遣興為旨，然自蘇軾起漸開言志之風，至宋室南渡後，更將個人性格與詞作風格相互關聯。時至明代，詞評者亦延續人品與詞品之論，《渚山堂詞話》為明代詞話中之佳作，在詞體源流、詞學觀念及詞家、詞作的品評上皆有涉及，此外《渚山堂詞話》中提及詞家者，常將詞品與人品相聯繫，綜觀全書中論及人物者，或讚忠勇報國之臣，或責趨奉獻媚之奸，更兼有警醒世教之語，皆展現獨到觀點。

陳霆主要活動的弘治、正德年間朝政紛擾，盜寇四起，陳霆亦被權臣所誤，仕宦連蹇，終至灰心仕途，正因時不我予，故陳霆對於歷代能堅守志節的純臣多報以嘉讚；對於迷奪纏陷的奸豐小人，亦不諱予以筆伐。本文即探討陳霆詞話中對歷來人物之品評，並論及其品評標準之成因，以期能對陳霆及《渚山堂詞話》能有更全面之探討。

**關鍵詞：**陳霆、《渚山堂詞話》、人物品評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師。

# Elaborate " the Comments on Lyrics in Chu - Shan Hall ": The characters and causes of comments on the work of lyrics based on a person's characteristics

Tu, Yi-Men\*

## Abstract

Chen Ting, the palace graduate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ongzhi reign ,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imprisoned for being entrapped by Liu Jin in the second year of Zhengde reign. After the execution of Liu, Chen was assigned to secure an official position in Shanxi Province. The following year, Chen resigned the governmental position and withdrew from society for writing and doing literary compiling commentary of Ci. .

One of Chen's significant commentary work is "Zhu Shan Tang Lyrics Collections" which remarks the contents and patterns of lyrics and catalogs the Ci writers' deeds, manifesting itself a masterpiece of lyrics in Ming Dynasty. This book reveals unique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dy of lyrics and the ideas of lyrics . By elaborating Chen's remarks toward the characters and figuring out his standard about writing of Ci, this article aims to have an overall discussion about Chen Ting's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and his " Zhu Shan Tang Lyrics Collections. "

**Keywords:** Chen Ting, "Zhu Shan Tang Lyrics Collections", remarks toward the characters

---

\* Adjunct Lecture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 論《渚山堂詞話》「以人評詞」之特色及成因

涂意敏

## 一、前言

陳霆（1470-1564）<sup>1</sup>，字聲伯，號水南。弘治十五年（1502）中進士，官刑科給事中，正德二年（1507）遭到劉瑾（1451-1510）陷害入獄。劉瑾被誅後，於正德六年（1511）出任山西提學僉事，隔年辭官歸里，隱居著述。著有《水南稿》、《水南集》、《渚山堂詞話》、《渚山堂詩話》、《兩山墨談》、《唐餘紀傳》等。

《渚山堂詞話》前有陳霆自序，署為嘉靖庚寅年（嘉靖九年，1530），可知約成書於陳霆中晚年。該書為明代詞話中之佳作，此書除存錄宋、元、明諸多散逸詞作外，在詞體源流、詞學觀念及詞家、詞作的品評上，都展現其獨到觀點。歷來研究者已論及陳霆的生平、思想與創作，然在詞論方面多強調陳霆論詞主宋人風致、婉約綺靡、富貴氣象等論詞主張<sup>2</sup>，論及《渚山堂詞話》中評人與評詞者，如王磊《陳霆研究》一書中，以「詞的本體論：『人品詞品觀』和『詞亦有史』的

<sup>1</sup> 關於陳霆生卒年，歷來說法不一，本文所載其生卒年乃根據陳泗芬之考證，詳見陳泗芬：〈陳霆的生平及思想〉《湖州師專學報》（1989年1月），頁35-40。

<sup>2</sup> 陳霆詞學相關研究，目前主要以其生平、作品風格等為主，如陳泗芬：〈陳霆的生平及思想〉，《湖州師專學報》（1989年1月）、陳泗芬：〈略論陳霆的創作〉，《湖州師專學報》（1989年4月）、陳泗芬：〈陳霆學術著作述評〉，《湖州師專學報》（1990年1月）等三篇，討論陳霆的生卒年、生平與創作經歷、作品現存情況，為陳霆相關研究提供基礎研究文獻。蘆笑娟：〈陳霆詩歌意象探微〉，《雞西大學學報》（2012年6月）、袁萍、羅春蘭、王磊：〈陳霆詞與詞論中的宋人風致〉，《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12月）、姜秀麗、崔永鋒：〈陳霆詞品觀及豪邁激越的詞風〉，《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5月）等三篇，從宏觀的角度綜述陳霆詞作的風格與特色。尹湘娥：〈論陳霆的隱逸詞〉，《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4月）、胡紹平：〈陳霆詞中之道家情懷與仙境書寫〉，《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012年7月）則較微觀的討論陳霆詞中展現的隱逸情懷及道家思想。學位論文方面，杜靜鶴撰：《陳霆詞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較全面探討陳霆詞學的相關議題。

先聲」一節簡要論述陳霆所主張詞品與人品之關聯，並列舉七則詞話加以說明<sup>3</sup>；岳淑珍《明代詞學研究》中亦認為陳霆詞話特色表現在「重視人品與詞品的結合」、「把詞人的經歷與詞體創作結合」等方面，亦以三則詞話證明之<sup>4</sup>，然前人研究中對此皆有相關論述，但惜未全面檢視並分析陳霆詞話中此類作品的特色。本文即梳理陳霆詞話中對歷來人物之品評，並兼論其成因，以期能對陳霆及《渚山堂詞話》能有更全面之探討。

## 二、「知人論世」與「以人評詞」

文學批評有「知人論世」之批評傳統，此語出自《孟子》：

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sup>5</sup>

可知孟子原意並非與文學批評相關，而是主張交友必須先由「頌其詩，讀其書」而知其人，並以此推及「尚友古人」還須「論其世」，其中所謂「世」則有不同說法，林維杰分析論古人之世可作二種解讀：「一是就古人的詩、書等『作品之中』以論其世，另一則是藉助詩、書等『作品之外』的歷史途徑來論其世。」<sup>6</sup>而歷史途徑則又可包含作家個人的生平經歷，以及其身處的歷史環境。

魏晉以降，文學批評風氣日盛，批評家將作品風格與作家個性相聯繫，如劉勰（465-522）在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列〈體性〉一篇，由「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sup>7</sup>為例，體現詩人性格與詩文之風的關聯；又有〈時序〉一篇云「歌謠

<sup>3</sup> 見王磊撰：《陳霆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sup>4</sup> 見岳淑珍：《明代詞學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頁65-67。

<sup>5</sup>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0下，頁12。

<sup>6</sup> 林維杰：〈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2期（2008年3月），頁111。

<sup>7</sup>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10月），〈體性第二十七〉，頁22。

文理，與世推移」、「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竝志深而筆長，故梗槩而多氣也」、「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sup>8</sup>皆主張作家風格的形成，也和朝代興衰、政治氛圍、文化思潮等宏觀歷史相關。文學批評風氣一開後，作家個人遭遇與歷史背景的分析，逐漸成為文學批評家探討文風、論述作品的道路。

至有宋一代，詞體在詩歌之外風勢漸盛，眾家輩出，然詞在最初主要作為應歌之用，文人將詞體視為酒筵愉賓之小道，內容亦以愁思閨情等為主，僅閒來所作，故韓維（1017-1098）語晏幾道（1038-1110）云：「得新詞盈卷，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sup>9</sup>將填詞視為非文人正途的「缺德」之事，有德君子不應以之為業。然自蘇軾（1037-1101）以詩法為詞後，使詞體在應歌娛樂之外，亦漸開言志之路，黃庭堅（1045-1105）論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云「語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sup>10</sup>，即已將蘇軾的學養氣格與詞作相互關聯。

逮宋室南渡後，對於詞體的要求更向符合禮義的《詩經》等作品看齊，銅陽居士選《復雅歌詞》，序云：

《詩》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詞也，其言止乎禮義，……溫、李之徒，率然抒一時情致，流為淫艷猥褻不可聞之語。我宋之興，宗工巨儒，文力妙天下者，猶祖其遺風，蕩而不知所止。<sup>11</sup>

銅陽居士感嘆當時詞的創作已「流為淫艷猥褻不可聞之語」，因此主張詞作應向《詩經》等看齊，提高詞體諷諭教化的作用。在此風勢之下，如陳鬚亦提出相似主張：

<sup>8</sup> 南朝梁·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第四十五〉，頁 269-273。

<sup>9</sup> 宋·邵博撰：《邵氏聞見後錄》，收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頁 151-152。

<sup>10</sup>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1月），頁 40。

<sup>11</sup> 宋·銅陽居士：《復雅歌詞·序》，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 927 冊，頁 441-442。

造意正平，措詞典雅，格清而不俗，音樂而不淫，斯為上矣。……若夫宕蕩於檢繩之外，巧為淫褻之語，以悅俚耳，君子無取焉。<sup>12</sup>

對於詞的評論已有「平正典雅、不俗不淫」之期待，至於宕蕩淫褻之聲，則是斷不可為者，亦是將君子之品德與詞作相聯繫。

南宋詞家外當亡國之痛，內憂偏安之苦，亦將詞作用於展現個人性格與情志，范開〈稼軒詞序〉：「器大者聲必闕，志高者意必遠。知夫聲與意之本原，則知歌詞之所自出。」<sup>13</sup>，辛棄疾（1140-1207）少年即抗金歸宋，以豪邁激昂之詞聞名，范開評其作品更以氣格志向為稼軒詞風之源，可見作者胸襟抱負對於詞作風格的影響，直陳詞品決於人品之論。

明代初期對於詞體的評論，仍將「所以寫其憂世拯民之心……詞藻絢爛，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溫，肅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sup>14</sup>者視為佳作，將詞作的內容和詞人性情結合。至陳靈主要活動的弘治、正德年間，此時明代已漸不復開國盛象，天災人禍接連而至，大明王朝頹勢已露。此時的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1505-1521年在位）雖「手除逆瑾，躬禦邊寇」，但仍「耽樂嬉遊，暱近群小，至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紊亂，而不底於危亡。」<sup>15</sup>談遷（1594-1658）在《國權》中亦評其「少即警敏，好佚樂，……馮其爽德，恣淫是究，違玉幾之先諭，耽左璫之近娛，朝講寢廢，刑賞無章，至禍溢朝野，狂焰四沸，鼎軸摧折。」<sup>16</sup>可見武宗雖天資聰敏，但怠慢放縱且耽溺逸樂，課業疏懶廢棄，陟罰臧否亦無章法，導致朝野物議沸騰。當時名臣劉健（1433-1526）在〈災變修省疏〉中亦稱「近因災變迭見」，但武宗仍「視朝大晚、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

<sup>12</sup> 宋·陳鬚：〈燕喜詞序〉，見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749。

<sup>13</sup> 范開：〈稼軒詞序〉，見宋·辛棄疾撰、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2007年2月），頁596。

<sup>14</sup> 明·葉蕃：《寫情集·序》，見明·劉基著：《寫情集》，收於《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第63冊，頁615。

<sup>15</sup> 參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16，頁213。

<sup>16</sup> 明·談遷撰：《國權》，見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卷51，頁3215。

害物。非所以養仁心。」<sup>17</sup>更可知當時雖已災禍紛至，但武宗並未振作朝綱，反而大加嬉遊，不問朝政，經筵日講亦俱停止，不知崇尚儉德，薰養仁心，足見陳霆所處時代之紊亂。

故陳霆雖回到官場，然面對逐漸傾頹的國勢已心有餘而力不足，故在《渚山堂詞話》中也對朝代之興衰頗有感觸，如〈徽宗眼兒媚〉：

宋二帝北狩，金人徙之雲州。一日，夜宿林下，時磧月微明，有胡雛吹笛，其聲嗚咽。太上因口占〈眼兒媚〉云：「玉京曾記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簫管，暮列琵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龍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此詞少帝有和篇，意更淒愴，不欲並載。吾謂其父子至此，雖噬臍無及矣。每一披閱，為酸鼻焉。（頁 375）

此載靖康之禍時，宋徽宗、欽宗遭擄，行至雲州，夜聞笛聲，宋徽宗因作〈眼兒媚〉，其中「玉京曾記舊繁華」、「花城人去今蕭索」、「忍聽羌笛，吹徹梅花」等句，皆訴繁華落盡、易代更迭的淒愴無奈，陳霆對於皇室流落至此，想其追悔莫及，也為之「每一披閱，為酸鼻焉」。又如〈唐莊宗如夢令〉：

唐莊宗早年甚英果，晚乃溺於情慾，不勝其宴暱之私。嘗見其〈如夢令〉云：「曾宴桃源深洞。一曲舞鸞歌鳳。酒散別離時，殘月落花煙重。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詳味詞旨，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也。奄忽喪敗，實識於此。（頁 355）

此寫唐莊宗溺於情慾，常有宴飲，填〈如夢令〉中有「酒散別離時」，又有「如夢。如夢」語，正應朝廷潰散，前朝如夢之意，實是亡國之音，陳霆更直言大唐「奄忽喪敗，實識於此」，其所處明代中葉已見日薄西山之勢，明武宗又難挽當前之勢，觀古往今來朝代興衰，莫不如此，陳霆見此類作品，顧此思彼，亦有哀傷之感，因此陳霆在選錄作品時，凡於朝廷有害，媚陷權貴、沉淪下寮者，以及賣國求榮的奸臣佞幸都有所批判，可見陳霆之以人評詞，不僅延續歷代詞品與人品之聯繫，

<sup>17</sup> 明·劉健撰：〈災變修省疏〉，見明·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聯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64年），卷 53，頁 65-66。

亦是時代氛圍影響下之產物。

### 三、「以人評詞」之特色

陳霆所著《渚山堂詞話》成書於嘉靖九年（1530），全書分三卷，共六十一則，書前有自序，《四庫全書總目》中記載《渚山堂詞話》云：

明陳霆撰。霆有《唐餘紀傳》，已著錄。是編與所作詩話並刊，而較詩話為稍勝。蓋霆詩格頗纖，於詞為近，故論詞轉用所長。……然其他持論多確。又宋、元、明佚篇斷句，往往而有。如宋徐一「初九日登高」之類，其本集不傳於世者，亦頗賴以存。王昭儀〈滿江紅〉詞，為其位下官人張瓊瑛作。「垂楊玉耳墜金環」二曲，為唐、宋舊譜所無之類。亦足資考證，猶明人詞話之善本也。<sup>18</sup>

四庫館臣認為陳霆詩作風格頗為纖巧，較近於詞，詞話亦勝於詩話。而《渚山堂詞話》中保存許多「宋、元、明佚篇斷句」及「唐、宋舊譜失收」之作，足資考證，可見《渚山堂詞話》實為明人詞話佳篇。劉承幹（1881-1963）於1916年輯《吳興叢書》，為《渚山堂詞話》作跋：

水南工於詞，論詞校詩為確。宋元明逸事佚句，採取甚博。……明人舊帙，急宜存之。此本鈔自江南圖書館而無詩話。他日搜得，當匯刻入叢書，以志景仰。（頁379-380）<sup>19</sup>

明代詞學不似宋代興盛，無論作家、作品或詞話，相較前代都較為沉寂，作品保存上亦有許多遺珠之憾，《渚山堂詞話》不僅有其品評詞人作品的獨特風格，更頗具存詞備史之用。統計詞話中所錄各朝代人物、數量如下：

<sup>18</sup>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199，集部第52。

<sup>19</sup> 明·陳霆撰：《渚山堂詞話》，收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0月），第1冊。本文中所引《渚山堂詞話》皆出此本，為求行文簡便，不另出注，僅於引文後標記頁碼。



時代	人數	則數
宋	23	28
元	5	7
明	7	23

《渚山堂詞話》所錄人物仍以宋人為多，但一人大多僅錄一則，惟文天祥（1236-1283）四則，黃庭堅（1045-1105）、岳飛（1103-1142）各兩則。明人選錄情況則是總人數較少，七人中貝瓊（1314-1379）、張寧（1426-1496）各一則，高啟（1336-1373）、陳鐸（約 1488-約 1521）各三則，楊基（1326-1378）四則，劉基（1311-1375）五則，瞿佑（1347-1427）六則。

在保存作品之外，陳霆在《渚山堂詞話》中常對選錄的詞家有所品賞，《渚山堂詞話》中，陳霆多先著墨於詞人性格、作品考證，次則根據作品評論其人。根據所選錄之詞作加以考察，其選錄的原則多半不僅基於詞作本身的文學性上的優劣，在闡述本事時，可以顯見陳霆更著意於詞家人品的高下

### （一）讚揚豪情忠勇之士

《渚山堂詞話》中所論人物如文天祥、岳飛、辛棄疾、劉基等，多一時名將名臣，且陳氏對忠勇愛國、雄渾豪情之士多有讚揚，如〈邵公序贈岳武穆詞〉一則云：

岳武穆駐師鄂州，紀律嚴明。路不拾遺，秋毫無犯，軍民胥樂，古名將莫能加也。有邵公序者，薄游江湘，道其管內，因作〈滿庭芳〉贈之云：  
「……論兵慷慨，齒頰帶風生。坐擁貔貅十萬，銜枚勇、雲槩交橫。笑談頃，匈奴授首，千里靜欃槍。……好是輕裘緩帶，驅營陣、絕漠橫行。功誰記，風神宛轉，麟閣畫丹青。」鄂王遺事云：「此詞句句緣實，非尋常談詞也。」（頁 360）

岳武穆即南宋名將岳飛，於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任鎮甯、崇信軍節度使，湖

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sup>20</sup>，陳霆稱其「紀律嚴明。路不拾遺，秋毫無犯，軍民胥樂」等治軍撫民之功，讚岳飛「古名將莫能加」。後引邵緝（字公序，號荆溪，生卒年不詳）贈岳飛之〈滿庭芳〉詞一闕，詞文中多有稱許岳飛雄姿英發、風神宛轉之語，「論兵慷慨，齒頰帶風生」寫岳飛談笑自如的俊朗風神；「笑談頃，匈奴授首，千里靜櫓槍」言其面對敵人的自信與無畏；「功誰記，風神宛轉，麟閣畫丹青」則總結岳飛功勳之偉，必能名留千古，陳霆盡錄其詞，詞末又引鄂王遺事云「此詞句句緣實，非尋常諛詞也。」強調詞中所述的岳飛形象之逼真，足見陳霆對岳飛的讚賞與欽佩。

又如〈吳履齋滿江紅〉中云：

吳履齋潛，字毅夫，宋狀元及第。初其父柔勝仕行朝，晚寓予里，履齋實生焉。曩予作仙潭志，求其製作，不可見。近偶獲其〈滿江紅〉一詞，為拈出於此。全篇云：「柳帶榆錢，又還過、清明寒食。天一笑，滿園羅綺，滿城簫笛。花樹得晴紅欲染，遠山過雨青如滴。問江南池館有誰來，江南客。烏衣巷，今猶昔。烏衣事，今難覓。但年年燕子，晚煙斜日。抖擻一春塵土債，悲涼萬古英雄跡。且芳樽隨分趁芳時，休虛擲。」史稱履齋為人豪邁，不肯附權要，然則固剛腸者。而抖擻悲涼等句，似亦類其為人。（頁 358-359）

吳潛（1195-1262）為寧宗嘉定十年（1217）丁丑科狀元，先後掌鎮東軍節度簽判、嘉興府通判、參知政事、右丞相兼樞密使等職，為人剛正不阿，以忠勇愛國聞名，然生逢南宋末年，外有蒙古南侵，內有佞臣當道，雖欲力挽狂瀾，拯國家於危亡之中，終不可得，眼見家國失落而無法挽救，因而詞中多抒發經世濟民的抱負，以及報國無門的憂憤，沉鬱頓挫，感慨良深。

陳霆在此條中引吳潛〈滿江紅〉一闕，詞中有「烏衣巷，今猶昔。烏衣事，今難覓」、「抖擻一春塵土債，悲涼萬古英雄跡」，頗有慨嘆國朝衰落，悲傷往事之感。陳霆更稱吳潛「不肯附權要，然則固剛腸者」並認為吳氏詞如其人，而特引其詞，可知陳霆對吳潛不攀附權貴之稱許。

<sup>20</sup> 元·脫脫編：《宋史·岳飛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 365。

陳霆在《渚山堂詞話》中無論選詞、評詞時，多崇尚忠君愛國之士，除岳飛外，文天祥亦得其青眼，在〈文山齊天樂〉中云：

文文山詞，在南宋諸人中，特為富麗。其書燈屏〈齊天樂〉云：「……星虹瑤樹縹緲，佩環鳴碧落，瑞籠華屋。露耿銅蚪，冰翻錢馬，簾幕光搖金粟。遲遲倚竹。更為把瑤樽，滿斟醞醖。回首宮蓮，夜深歸院燭。」染指一鬻，則餘可知矣。史稱文山性豪侈，每食方丈，聲妓滿前。晚節乃散家資，募義勤王，九死不奪。蓋子房所謂韓亡不愛萬金之資者也，真人豪哉。（頁 362-363）

此作中疊用星虹、瑤樹、佩環、瑞籠、華屋、金粟、瑤樽、醞醖等物，勾勒華美的飲宴場景，故陳霆稱其「特為富麗」。南宋亡國後，文天祥散盡家財募兵勤王，雖死不改其志，昭然功業流傳至今，正如張良於秦國在滅韓（B.C.230）後，傾盡所有而求得一大力士相助擊秦王，陳霆讚為「真人豪」，足見對其欣慕感佩之意，因此雖然史稱文天祥「性豪侈，每食方丈，聲妓滿前。」陳霆又云：

文丞相既敗，元人獲置舟中，既而挾之蹈海。崖山既平，復逾嶺而北。道江右，作〈酹江月〉二篇，以別友人，皆用東坡赤壁韻。其曰「還障天東半壁」，曰「地靈尚有人傑」，曰「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曰「只有丹心難滅」，其於興復，未嘗不耿耿也。（頁 367）

此條寫文天祥抗元時曾作〈酹江月〉數首，其一云「空翠晴嵐浮汗漫，還障天東半壁。雁過孤峰，猿歸危嶂，風急波翻雪。乾坤未老，地靈尚有人傑。」寫文天祥仍相信南宋國勢尚未盡敗，仍有如他一般誓守半壁江山者。其二云「水天空闊，恨東風、不借世間英物。蜀鳥吳花殘照裡，忍見荒城頽壁。」則寫關山千重，江山難守，時不我予的悲涼處境。其三云「鏡裡朱顏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sup>21</sup>則自書己志，容顏雖老，丹心仍在的慷慨之意，頗具層次，陳霆錄其詞句，可見對於文天祥傾力復宋之功，雖九死不改其志的堅定甚表欽佩之情，其英豪形象亦不因

<sup>21</sup> 全詞見宋·文天祥著：《文文山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9月），頁356-357。

早年的豪奢而有所減損。

陳霆提及岳飛凡兩處、文天祥凡四處，並在〈弔三忠詞〉中云：

京師崇文門外，有祠曰三忠，都人建以祀漢諸葛忠武、宋岳武穆、文文山。士大夫南行者，多餞別於此，所以作勤瘁而勵忠節，於夫世教，不謂無補。憶予曩歲試政刑部，一日在廣坐，吏以冊葉置案上，予取閱之，乃三忠詩也。凡若干首，獨喜范主事淵一絕云：「萬古綱常惟一事，兩朝人物屬三公。誰修古廟燕山道，樹色江聲落照中。」詞簡而意盡，且有關係，有感慨，他詩莫能及也。（頁 373）

崇文門原名文明門，建於永樂十七年（1419），位於今北京東南方，門外有三忠祠，奉祀諸葛亮、岳飛、文天祥，陳霆載當時士大夫若出京南行，多於三忠祠餞別，以期勉友人砥志礪行，盡忠守節，可刊世教。並載范淵（1453-1512）絕句一首，以表彰三忠綱常之教。范淵可謂陳霆前輩，《萬曆郴州志》評其曰：「忠焉被謗，信而見疑，琚、淵實蹈之矣，然琚棄官就歸，淵居夷弗陋，蓋皆善於處困，非悻悻於熱中者，論世者取之。」<sup>22</sup>，足見亦為忠君匪懈，報國無欺的正直之士，與三忠不謀而合，故陳霆讚其詩「有關係，有感慨，他詩莫能及」，一方面讚許三忠，一方面亦讚許范淵。

歷代以盡忠報國、經世濟民為己任的名臣賢相自在陳霆青眼之列，然對於默默無聞，或功業不為後人顯揚之人，若能在詞作中表現家國之慨者，亦可在《渚山堂詞話》中得以存名，如〈徐一初登高詞〉：

徐一初者，不知何許人。其九日登高一詞，殊亦可念。初云：「參軍莫道無勳業，消得從容樽俎。君看取。便破帽飄零，也得名千古。」復云：「登臨莫上高層望，怕見故宮禾黍。觴綠醕。澆萬斛牢愁，淚閣新亭雨。黃花無語。畢竟仗西風，朝來披拂，猶識舊時主。」詞意甚感慨不平，參軍自況之意。豈非德祐時忠賢，位不滿其才者耶。「故宮禾黍」、「無語黃花」，

<sup>22</sup> 見明·胡漢編：《萬曆郴州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第17冊，頁788右下。

則又有感於天翻地覆之事，蓋谷音之同悲者也。（頁 366）

徐一初（生卒年不詳），生平待考，今存詞僅〈摸魚兒〉一首，陳霆認為此作「殊亦可念」，故錄其詞。在詞中指孟嘉風神<sup>23</sup>為歷來失意文人激賞，並以此自況。下片則直寫所見，弔古傷今，不敢登高，怕生黍離之悲，欲借酒澆愁反而悲從中來，淚如雨下，雖是重陽賞菊之日卻也對花無語，西風的吹拂下黃菊俯仰，卻是「猶憶舊時主」，全詞皆思念故國哀戚之語，故陳霆言其「有感於天翻地覆之事」，並為其存詞。

又如〈李好義詞〉：

宋理宗朝，有武人李好義者，頗善詞章。嘗見其春暮作〈謁金門〉云：「花著雨。又是一番紅素。燕子歸來愁不語。故巢無覓處。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辛苦。若使胡塵吹得去。東風侯萬戶。」玉樓歌舞數句，語意不平，豈非當時擅國者宴樂湖山，而不恤邊功故耶。然則宋之淪亡，非一日之故矣。（頁 367）

李好義（不詳-1207），《宋史》載其「率眾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眾，前無留敵。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府庫以歸於官。」<sup>24</sup>可見李好義也為盡忠為國的武士，然功業雖高，後世傳揚者卻少，自不如岳飛、文天祥等名將，然陳霆解其「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辛苦。若使胡塵吹得去。東風侯萬戶。」數句，乃在批評當時位高權重者只知飲酒作樂，邊關將士終日辛苦，卻無法挽回頹勢，更直言「宋之淪亡，非一日之故」，對宋亡之事表示慨歎，也對如李好義般忠勇之士發出惋惜。

<sup>23</sup> 陶淵明〈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軍傳〉云：「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左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座。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墜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座，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此指孟嘉雖未建立豐功偉業，但在宴席之間能從容酬對，表現才華和器度。見東晉·陶淵明撰、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頁490。

<sup>24</sup> 元·脫脫編：《宋史·李好義傳》，卷402。

## （二）警責媚陷沉淪之人

陳霆讚許忠勇無懼，以身報國的賢臣名將，常見其引此類人物作品，並為之或讚佩，或嘆惋。然在《渚山堂詞話》中，又可見另一全然不同類型的人物，此類人則或賣國求榮，或以寵固位，或沉淪不振，或語涉淫褻，德行有虧，陳霆亦錄其事其詞，以表示警醒或譴責。如〈張商英南鄉子〉：

張商英於徽宗朝罷相，其去國〈南鄉子〉云：「向晚出京關。細雨微風拂面寒。楊柳堤邊青草岸，堪觀。只在人心咫尺間。酒飲盞須乾。莫道浮生是等閒。用則斡旋天下事，何難。不用雲中別有山。」按商英為小官時，嘗作〈嘉禾〉篇以美司馬君實。既而媚事紹聖，共侶紹述。崇寧間，遂執政。會與蔡京異論，言者劾之，遂冒入黨籍。大觀間作相，本以其能與蔡京立異而用之。然不久罷。跡其為人，議論反覆，復冒求榮進，去元祐諸人遠甚。（頁 354）

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神宗母高太后死，宋哲宗趙煦親政，召見新黨，任章惇（1035-1105）為宰相，恢復神宗時各項新法，並以「紹述神宗成法」為名，於次年改年號「紹聖」。此期間神宗朝新法逐一恢復，反變法派者多貶官流放，張商英（1043-1121）為吏部、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積憾元祐大臣不用己，極力攻之。蔡京（1047-1126）拜相，張商英與之善，其後又因數次與蔡京議政不合，詆毀蔡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御史因而取張商英早年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復無常，終罷知亳州，入元祐黨籍。<sup>25</sup>〈南鄉子〉即張商英罷官出京時所作，詞文云「莫道浮生是等閒。用則斡旋天下事，何難。」正可視為其宦途中數次轉變立場之寫照，陳霆引錄詞作，並直批其「議論反覆，復冒求榮進」的行徑，可見陳霆對此等反覆無常，只知報復、求名的不滿與唾棄。在〈劉改之沁園春〉一條中，更有毫不留情的批判：

改之與康伯可俱渡江後詩人，康以詞受知秦檜，致位通顯。而改之竟流落布衣以死。人之幸不幸又何也。……若康之壽檜云：「願歲歲，見柳梢青

<sup>25</sup> 元·脫脫編：《宋史·張商英傳》，卷 351。

淺，梅英紅小。」則迎導其怙寵固位，志則陋矣。（頁 374）

康與之（生卒年不詳，字伯可）為秦檜門下十客之一，紹興十七年（1147），擢軍器監，出為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有〈喜遷鶯〉一詞為秦檜賀壽，詞中不乏如「帝遣阜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是文章孔孟，勳庸周召」、「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來少」等盛讚秦檜之詞，詞末更云「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祝願秦檜年華永駐，青春長在，頗有暗指自己依附於秦檜門下，能永保利祿之意，因此批其「怙寵固位」，陋不可當。

陳霆批評諂媚權貴、攀附高官者，更進一步指出榮華富貴只是一時顯耀，不能久長，若為此而犧牲氣節與德行，終將得不償失，〈高季迪木蘭花慢〉云：

張士誠據姑蘇，凡高門大宅，悉為其權倖所佔，計其一時歌鐘甲第之富，輿馬姬妾之盛，自謂安享樂成，永永無慮。孰知不五六年，煙滅雲散，如高季迪之〈木蘭花慢〉所慨是也。高詞云：「笑匆匆夢短，人間事、幾黃梁。早月墜箏樓，塵生戟戶，草滿毬場。美人盡為黃土，甚溫柔、難把作仙鄉。桃李一番狼藉，燕鶯幾許淒涼。虛言地久與天長。滄海變耕桑。記花月當年，盡多歡樂，卻少思量。門前久無繫馬，但棲鴉、臨晚占垂楊。試問今來過客，有誰感歎斜陽。」蓋盛衰不常，物理反覆，雖貴侯世戚，且不能保其盈滿，況於一時草竊者哉。此足為陸梁者之戒。（頁 368）

張士誠於元至正十六年（1356）攻陷平江（江蘇蘇州市），一時聲勢浩大，然前後僅十一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即兵敗自縊身亡，高啟（1336-1374）有〈木蘭花慢〉感慨此事，其中「笑匆匆夢短」、「美人盡為黃土」、「虛言地久與天長」、「記花月當年，盡多歡樂，卻少思量」等句，皆指一時功業不可依恃，人生如夢，轉眼滄海桑田，陳霆便以此為跋扈者之戒，告誡世人即便世族貴胄，權且不能常保，況僅是一時崛起者。觀陳霆之遭遇，可知亦暗指劉瑾等人，雖一時能擅權亂政，卻也不能永保富貴，其〈蘇武慢·悟俗〉詞中，亦有「世事如棋，人情似紙，弄巧幾多成拙。」<sup>26</sup>句，更為懇切。

<sup>26</sup>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46。

陳霆不僅不滿曲迎權貴以求榮利者，對歷代王朝之正統亦有定見，在〈傳按察詞〉中即直陳：

至元間有傳按察者，嘗作錢塘懷古一長闕，蓋詠宋氏之亡也。中云：「下襄樊，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干。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其語大率吠堯之意。中國帝王所自立，久假當還，固也。然正統所在，豈夷狄可得預耶。……「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若按察者，有愧於信雲父多矣。「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人久矣化豺狼。」其斯人之謂歟。（頁 357-358）

至元（元世祖忽必烈，1264-1294）間有傳按察（生評不詳）作〈綠頭鴨·錢塘懷古〉<sup>27</sup>一闕。詞中指宋太祖趙匡胤（927-976）在周世宗（921-959）亡後，正當恭帝沖齡即位，符太后臨朝之際，領兵返開封，發動陳橋兵變，逼迫恭帝禪位一事，實是趙宋借天下而主之，如今天下再度易主，歸於元朝乃為久借當還。陳霆對此說頗有微詞，認為傳按察實是妄自評斷，大有「吠堯之意」，更云「正統所在，豈夷狄可得預耶」，並以文天祥〈信雲父〉、〈贛州〉<sup>28</sup>等詩，明言力主正統，排除夷狄，方是正道，如傳按察這般反面事於外族者，實不足道。《渚山堂詞話》中對人品有獨到的見解，對忠勇愛國者大加稱許，於諂媚求榮者亦不假辭色，兩者判然有別。但陳霆在所選之人、所錄詩詞上，心中自有標準，並不人云亦云，有時而以較寬廣的態度評論人物，如〈劉改之沁園春〉：

劉改之〈沁園春〉云：「綠鬢朱顏，玉帶金魚，神仙畫圖。……。」不

<sup>27</sup> 全詞云：「靜中看。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漢，鞭雲騎、圍繞江乾。勢不成三，時當混一，過唐之數不為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輦路悄、呵喝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凋殘。去國三千，遊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間。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見明·陳耀文輯：《花草粹編》，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490冊，頁1141上左。

<sup>28</sup> 〈信雲父〉：「東魯遺黎老子孫，南方心事北方身。幾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贛州〉：「滿城風雨送淒涼，三四年前此戰場。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交已久化豺狼。江山不改人心在，宇宙方來事會長。翠玉樓前天亦泣，南音半夜落滄浪。」見宋·文天祥著：《文文山全集》。



須別作規模。但收拾人才多用儒。況自昔軍中，膽能寒虜，如今胸次，氣欲吞胡。紫府真人，黑頭元宰，收斂神功寂若無。歸來好，正芝香棗熟，鶴瘦松臞。」此詞題云：「代壽韓平原。」然在當時，不知竟代誰作。……然改之詞意雖媚，其「收拾用儒」、「收斂若無」，與「芝香棗熟」等句，猶有勸侂胄謙沖下賢，及功成身退之意。（頁 374）

劉過（1154-1206）〈沁園春〉一詞乃代人為韓侂胄賀壽作。上片全在大力讚許韓侂胄功業彪炳，堪比孔孟。下片雖仍不出讚美之基調，然陳霆品評時舉出其中別有用意處，如「收拾人才多用儒」期望韓氏能起用儒人賢者；「收斂神功寂若無」、「芝香棗熟」等句，則暗指一代新人換舊人，時代之推湧不可抵擋，應及早功成身退，不可過分執著，以免致禍。韓侂胄（1152-1207，字節夫）因禁絕朱熹理學與貶謫宗室趙汝愚，被理學家視為奸臣，《宋史》即將之列在奸臣傳中，劉改之為其賀壽，雖是代人所作，難免遭後世譏刺，然陳霆為之和婉勸解，認為其「猶有勸侂胄謙沖下賢，及功成身退之意」，不過分貶責，亦可證其品評的寬諒之態。又如〈瞿宗吉八聲甘州〉中云：

瞿宗吉寓姑蘇，作〈八聲甘州〉以自遣。首闕云：「荷危樓、翹首問天公，何時故鄉歸。對碧雲千里，綠波一道，山色周圍。風景不殊疇昔，城郭是耶非。滿目新亭淚，獨自沾衣。」其自敘云：「丙午秋，重到姑蘇登樓有作。」按丙午乃至正二十六年，時張士誠尚據姑蘇。明年丁未滅亡，則是時張之國勢蓋蹙矣。初，士誠稱吳王，不惜美宮豐祿，以招徠天下之士。凡前元不得志者，悉投之。宗吉薄游姑蘇，豈亦謀祿仕之計耶？然宗吉以至正丁亥生，屈指至丙午，年才弱冠。即其再游姑蘇，非必汲汲於營進也。特以采采故耳。繼此則返棹。丁未燕巢之禍，脫不預焉。其視張思廉等有間矣。（頁 379）

瞿佑生於至正丁亥（1347），至至正丙午（1366）時年僅二十，此年元末抗元領袖張士誠（1321-1367）尚據有姑蘇，然隔年丁未（1367）即亡，彼時張氏情勢緊逼，以高官厚祿招攬天下之士，當時於元朝不得志者多至其帳下，瞿佑〈八聲甘州〉亦作於此年，自序並云「重到姑蘇」所作，或曰瞿佑游姑蘇乃為求官，然陳霆認

為其「非必汲汲於營進也。」，最後則提及靖康之禍亦在丙午（1126），瞿佑雖不及兩百餘年前的南宋名將張憲（不詳-1142），但仍採錄其詞，以資顯揚，可知陳霆品評人物時，較偏向開放寬廣的態度，語氣平和為古人緩頰。

#### 四、「以人評詞」之內在因素

綜觀陳霆一生，自弘治十五年（1502）中進士起進入官場不久，即在正德二年（1507）遭劉瑾陷害入獄，革除官職<sup>29</sup>。直至正德六年（1511）劉瑾被誅後才經朝廷重新啟用，出任山西提學僉事，然經此劫難，陳霆已無心官場，不久便辭官歸里直至終老，無論個人性格、生平遭遇或時代氛圍，都使其對豪傑之士尤為讚佩，對於沉淪、諂媚者則不假辭色，此即探討其原因。

##### （一）個人性格使然

陳霆性格耿直，初入宦途時所任給事中，正是掌侍從、諫諍、補闕、拾遺、審核、封駁詔旨之職，進言陳奏，彈劾官員，亦以道德品行為標準，曾上〈乞罪免新寧伯譚佑、左侍郎李鏊〉疏云：

大臣冒恥以苟固祿位事，臣惟廉恥者，軍國之維，大臣者，朝著之表。大臣而顧廉恥，則群司、百工有所感發，始皆勵難進之節，而終思守易退之誼，於是士習正當，所謂夤緣鑽乞之弊，無自而起，然後國是不移，而公道彰白，其於朝家治體裨益多矣。苟使冒列榮班，罔畏清議，心懷河源之曲，而面抵層甲之厚，履盛滿而不知抑，遭折辱而不知退，恐將上下蹈襲，大小效尤，居官以頑鈍為當，然臨事以黨附為得。計是豈不大壞士風，而重傷國體也哉！<sup>30</sup>

<sup>29</sup> 《明史紀事本末》：「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頒示天下，略曰：『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給事中湯禮敬、陳霆、徐昂……遞相交通，彼此穿鑿，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休致。其敕內有名者，吏部查令致仕，毋俟惡稔，追悔難及。』是日朝罷，令廷臣跪金水橋南聽詔。」見明·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69年），卷43，頁442。

<sup>30</sup> 見陳霆撰：《水南稿》，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集

疏中稱新寧伯譚佑、左侍郎李鏊，縱容提督營造李興砍伐禁山木石，隱匿不報，上下相賊，謀取暴利，故上此疏請求罷免二人。疏中認為大臣是朝廷乃至百姓的表率，若在朝為臣者能有勵進、知廉恥，則能對士人風習有所助益，蠅營狗苟之事自然無由所起，天下公道能清白彰明，反之若「冒恥以苟固祿位」，則於世風民俗無益，若放任此類寡廉鮮恥者，則「上下蹈襲，大小效尤」，終將「大壞士風，重傷國體」，可見陳霆對士人風骨甚為重視，因而評詞時亦將詞人風骨與詞作內容結合。

陳霆自身宦途多蹇，乃至心灰意冷，掛冠求去，然而心中仍常盼有義薄雲天之士，能挽救朝廷於頹唐之際，其曾為治區中一花園作〈葵窗記〉：

他日予與客過窗下，時炎夏亭午，故瞻庭際，而葵適盛開，紫苞絳英，向日輪焉，若所謂摠忠吐懷戀戀而不能已者。……夫草木藉陽氣以生，而日者，太陽也，方其和煦之時，則莫不欣向；而亢烈之際所傾盡而愛戀者，惟於葵見焉，然則葵豈非孤忠者哉！嘗試因是觀古純臣之心，奉公而滅私，循國而忘家，平居無事則竭誠效勞，裨益君上，不幸被踈斥，值變故，報貞摠赤，九死不變。<sup>31</sup>

記中將太陽比喻為君主，陽光和煦的太平之時，萬物自然視太陽為尊而欣向之，但葵花即使正當陽光亢烈熾熱仍盛放不懼，正象徵「摠忠吐懷戀戀而不能已」的耿耿之士，陳霆以葵花比喻時危世亂時仍不隨流俗的「孤忠者」，平素即能「竭誠效勞，裨益君上」，即便遭遇困難與逼迫，仍「報貞摠赤，九死不變」，陳霆欣賞葵花之姿，深層之旨更是在欣賞「奉公而滅私，循國而忘家」的忠烈之士，其在〈踏莎行·葵花〉一闋中更有「草木孤貞，太陽嚴烈。丹心傾寫渾如血。卻慚飛絮逐東風，一生惟作漫天雪。」<sup>32</sup>等句，讚譽葵花正如孤貞之臣，有「丹心傾寫」的無畏與無懼，更見陳霆讚許一心為國，忠貞可嘉之人物。

陳霆在詞作中亦展現對於人物品格的欣賞與評論，如〈念奴嬌·赤壁圖，用東坡韻〉云：

部，第 54 冊，頁 540。

<sup>31</sup> 見明·陳霆撰：《水南稿》，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54 冊，頁 529。

<sup>32</sup>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 2 冊，頁 539。

三分鼎峙，算江東雖小，盡多人物。一片江山千古恨，崩浪怒衝高壁。  
湖海孤臣，經年放廢，破帽撐風雪。浪游懷古，問君誰是豪傑。 駕  
此一葉扁舟，舉杯屬客，清興罇前發。凌涉滄茫三萬頃，洗盪凡塵消滅。  
夜靜江空，洞簫清潤，露氣侵華髮。仰天一笑，醉中卧對明月。<sup>33</sup>

此作用東坡韻詠《赤壁圖》。此圖為金代畫家武元直（生卒年不詳）所作，描繪蘇軾泛舟遊赤壁之事<sup>34</sup>，詞中以「湖海孤臣，經年放廢，破帽撐風雪。浪游懷古，問君誰是豪傑。」，突出東坡屢受貶謫，放廢在外，仍不改其志的豪傑風神，最末以靜夜、江水、洞簫、露氣、明月等景象，寫繪東坡醉臥、仰天而笑的放曠與豁達。詞中對人物的描摹，乃表現其能在困頓中不改初心，同時又能坦然面對人間的種種挫折，可知陳霆心中嚮往的人物形象不外乎此類。

## （二）身世遭遇造就

陳霆於弘治十五年（1502）始入仕為官，然劉瑾於武宗正德元年（1505）後便「漸用事」，且「內揣合帝意，外日以深文誅求諸臣，使自救不暇，而莫敢進言。」<sup>35</sup>，數年間矯旨奪權，把持朝政，任意貶斥大臣，《康熙德清縣志·卷七》云：

陳霆，號水南。明弘治末，任刑科給事中。正德二年，劉瑾摭其罪下錦衣衛獄，杖三十，謫六安州判，列之敕諭，目為朋黨，亦如蔡京《元祐黨碑》云：「瑾誅，有詔被瑾誣陷者不次起用。」六年，舉僉山西督學，以師道自任，士習不變。終以瑾黨猶用事，嘉靖中，屢薦不出，進階朝議大夫。

<sup>33</sup>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40。

<sup>34</sup> 該圖卷原為清宮舊藏，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紙本，水墨畫，縱50.8公分，橫136.4公分。構圖自左右二角的河岸延展視野，赤壁矗立，松枝微彎，水波蕩漾。此圖乃描繪蘇軾〈赤壁賦〉中景象，展現「縱一筆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之貌。拖尾有趙秉文（1159-1232）作〈水調歌頭·追和坡仙赤壁詞韻〉：「清光一片。問蒼蒼桂影，其中何物。一葉扁舟波萬頃，四顧粘天無壁。叩柁長歌，嫦娥欲下，萬里揮冰雪。京塵千丈，可能容此人傑。回首赤壁磯邊，騎鯨人去，幾度山花發。澹澹長空今古夢，只有歸鴻明滅。我欲承雲，從公歸去，散此麒麟髮。三山安在，玉簫吹斷明月！」由趙氏詞文亦見圖中意境，與陳霆詞相合。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年6月），頁71-76。

<sup>35</sup> 見明·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卷43，頁437-440。

隱居渚山幾四十年。<sup>36</sup>

正德二年（1507）陳霆時任給事中，因「以師道自任，士習不變」，故不與劉瑾相合，最終遭到革職，對於官場已有絕望之意：

戰蟻柯邊，鬥雞坊口，看來一片虛忙。漢何仁義，……君應看，眾人拍手，鮑老獨當場。分明都是戲，盡教塗抹，我又何妨。便將何變得，鶴短鳧長。擾擾唇鎗舌劍，是非口、一任蘇張。歸途好，風光滿馬，春草雨餘芳。（〈滿庭芳·致仕歸作，和蘇東坡〉）<sup>37</sup>

回想過去自己努力追求功名之事，不過是「一片虛忙」，官場上的往來人事，唇鎗舌戰，一切是是非非，只如戲台上的表演，如今戲散人歸，亦是解脫，故詞末云「歸途好，風光滿馬，春草雨餘芳」可見其歸隱之意。在〈蝶戀花·題覺海寺壁〉中更敘述追求功名的疲倦與煩憂：

一線功名牽鼻住。百歲閒深，賣向匆忙處。暮鼓纔終鷄又起。空教老盡間浮世。又是碧山無絕意。白羽青鞋，容我來還去。做個蒲團拋箇偈。世緣都付齁齁睡。<sup>38</sup>

來到寺廟的陳霆，在青燈古佛下更想起前半生在官場中身不由己，彷彿獎此身賣與塵世，從此難以自主，如今只渴望將世緣拋棄，自來自去，再不受拘束。

正德六年（1511）劉瑾被誅後，陳霆得任山西提學僉事，本是「罪臣復起」，或可有一番作為，但據《明史》所載，單此一年之內，正月即「賊陷營山，殺僉事王源。」，四月「淮安盜起」、六月「山西盜起」、七月「賊犯文安，京師戒嚴」、八月「賊劉六犯固安」、十月「賊陷長山，典史李暹戰死」、十一月「京師地震」、十二月「賊掠蒼溪，兵備副使馮傑敗死」，更稱「是年，自畿輔迄江、淮、楚、蜀，

<sup>36</sup> 清·侯元斐編：《康熙德清縣志》，收於《中國地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3月），第491號，頁376。

<sup>37</sup>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36。

<sup>38</sup>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36。

盜賊殺官吏，山東尤甚，至破九十餘城，道路梗絕。」<sup>39</sup>，可知天災人禍重重，民無安寧之日，陳霆所任山西，更是盜賊為亂之處。此時更需要忠肝義膽的有節之士，如〈念奴嬌·三忠廟祀漢諸葛宋岳武穆文文山〉中云「須信天理人心，自來不泯，千載思遺烈。廟貌燕山崇祀典，華表三忠新揭。」<sup>40</sup>

陳霆歷經官場惡鬥之劫難，又眼見明朝之衰亡如此，並未因除去劉瑾而有復興之象，更令其心灰意冷，早已無心功名，期望有所作為的理想終覆滅不可得，「經世濟民」成為陳霆一生的遺憾與失落，於正德七年（1512）告辭回鄉，隱居故里，居渚山專心著述，在詞中也多有反映此般心境，如「春燕秋鴻驚節序。曉鏡朱顏，容易成憔悴。花落花開人世事。閒愁一點無安處。」<sup>41</sup>，陳霆雖決意隱居，但對於年華已老卻一事無成，仍是萬種閒愁難解，貶謫客居之中，不由發出「身世無憑，年華似水」<sup>42</sup>之恨；歷經官場的傾軋與迫害，歸隱後對於名節的保全也有所體會，如〈水調歌頭·庚辰初度〉：

紫髯世外客，玄鳥地行仙。歸來麻頭屢改，鬢影只青年。那有貴官氣象，不脫書生風味，坐榻冷無氈。要識心中事，白眼看青天。 算人生，名易遂，節難全。紛紛金紫，一生歌舞在華筵。留取胸中正氣，俯仰人間今古，雷電隱晴川。一笑又初度，聊爾當詩篇。<sup>43</sup>

庚辰為正德十五年（1520），此作為陳霆五十自壽詞，回想半百歲月，沒有為官之命，雖曾科考得中，進入官場，然在政治角力下，實難以保全名節，詞云「留取胸中正氣，俯仰人間今古」，正可見其「獨鴈辭秋，孤燈聽雨，身在江湖輕名利。」<sup>44</sup>的心志及「唯是初心一點」<sup>45</sup>的堅決。陳霆遭誣陷復起後，終對朝政失望而屢薦

<sup>39</sup> 參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16，頁204-205。

<sup>40</sup>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冊，頁545。

<sup>41</sup> 〈蝶戀花·謫所偶成〉，見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48。

<sup>42</sup> 〈魚游春水·用宋人韻，謫後寓客邸書懷〉，見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40。

<sup>43</sup>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38。

<sup>44</sup> 〈沁園春〉，見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46。

<sup>45</sup> 〈風流子·謁告歸題舫中〉，見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全明詞》，第2冊，頁539。

不出，而其選錄作品時對於與其相似情狀者，亦多有所感，如〈劉伯溫寫情集〉：

劉未遇時，嘗避難江湖間。往見有〈水龍吟〉一闕云：「雞鳴風雨蕭蕭，側身天地無劉表。啼鴉迸淚，落紅飄恨，斷魂飛繞。月暗雲霄，星沉煙水，角聲哀裊。問登樓王粲，鏡中華髮，今宵又、添多少。極目鄉關何處，渺青山、雙螺低小。幾回好夢，隨風歸去，被他遮了。寶瑟弦僵，玉笙簧冷，冥鴻天杪。但浸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此詞當是無聊中作。風雨瀟瀟，不知昏曉，則有感於時代之昏濁。而世無劉表，登樓王粲，則自傷於身世之羈孤。然孰知其不得志於前元者，乃天特老其材，將以貽諸皇明也哉。是則適為大幸也。（頁 359）

劉基曾避難於江湖，在〈水龍吟〉中「雞鳴風雨蕭蕭」、「浸階莎草，滿庭綠樹，不知昏曉」感嘆世衰道微，「側身天地無劉表」、「問登樓王粲，鏡中華髮，今宵又、添多少」則是時不我予，年華老去而一事無成之自傷，惟劉基入明後能得賞識，前番的懷才不遇，還可視為上天苦其心志，使其心性堅強，以在明代能得大用，尚稱大幸；反觀自己卻無此幸運，一生不能在官場中有所作為，故其「身世之羈孤」不僅傷劉基之傷，更藉其酒杯以澆自己塊壘。

## 五、結語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陳霆遭劉瑾誣陷與同僚結朋黨，下錦衣衛獄，同僚也相繼遭到貶逐，陳霆也因此看清朝廷的黑暗與政治的腐敗，正德五年（1510）劉瑾被誅後雖再次被起用，然官場和國家的頹勢仍未見改善，明廷早已江河日下，原有經世濟民之願的陳霆終於看破官場，於正德七年（1512）離開朝廷，告辭歸里。

陳霆雖明白情勢不可靠一己之力挽回，因而選擇急流勇退，然在其心中對於努力為社稷家國貢獻一己之力的賢臣、名將，仍充滿感佩讚賞之情，凡是忠貞愛國者皆不吝稱許；對諂媚求榮者亦不假辭色，《渚山堂詞話》中對於詞人、詞作的品評，便以此為標準，用自己一腔熱血去誦讀詞家的生命，亦可見陳霆心中成為家國棟樑的渴望，然官場的黑暗與現實終究無法抵擋，雖得復職，卻早已物是人

非，再無雄心壯志，當年經世濟民的願望，也化為對每位詞家的慨歎、稱許，乃至指責和批評。





## 徵引文獻

### 一、傳統文獻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
- 東晉·陶淵明撰、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
- 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
- 元·脫脫編《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收於《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2月。
-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1月。
- 宋·鮑陽居士：《復雅歌詞·序》，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927冊。
- 宋·陳鬚：〈燕喜詞序〉，見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宋·辛棄疾、鄧廣銘箋注：《稼軒詞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2007年2月。
- 宋·文天祥著：《文文山全集》，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9月，頁356-357。
- 明·劉基：《寫情集》，收於《叢書集成三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第63冊。
-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叢書集成續編·文學類》，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第140冊。
- 明·陳霆撰：《水南集》，收於饒宗頤初纂、張璋總纂《全明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冊。
- 明·陳霆撰：《水南稿》，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1997年，集部第54冊。
- 明·陳霆撰：《渚山堂詞話》，收於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10月，第1冊。
- 明·談遷：《國榷》，見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臺北：鼎文書局，1978年。
- 明·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臺北：三民書局，1969年。
- 明·陳子龍、徐孚遠、宋徵璧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聯圖書出版有限

公司，1964年。

明·胡漢編：《萬曆郴州志》，收於《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

清·紀昀等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清·侯元棐編：《康熙德清縣志》，收於《中國地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

## 二、近人論著

尹湘娥：〈論陳霆的隱逸詞〉，《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4月。

王磊：《陳霆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

杜靜鶴：《陳霆詞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2000年。

岳淑珍：《明代詞學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岳淑珍：《明代詞學批評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4年。

林維杰：〈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朱熹對《孟子·萬章》篇兩項原則的詮釋學解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2期，2008年3月。

邵滢：〈「知人論世」與文學批評〉，《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

侯榮川：〈明陳霆《渚山堂詩話》及其詩學價值〉，《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6期，2014年11月。

姜秀麗、崔永鋒：〈陳霆詞品觀及豪邁激越的詞風〉，《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9月。

胡紹平：〈陳霆詞中之道家情懷與仙境書寫〉，《世新中文研究集刊》，2012年7月。

袁萍、羅春蘭、王磊：〈陳霆詞與詞論中的宋人風致〉，《江西社會科學》，2008年12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年6月。

張仲謀：《明代詞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陳泗芬：〈陳霆的生平及思想〉，《湖州師專學報》，1989年1月。

陳泗芬：〈略論陳霆的創作〉，《湖州師專學報》，1989年4月。陳泗芬：〈陳霆學術著作述評〉，《湖州師專學報》，1990年1月。

蘆笑娟：〈陳霆詩歌意象探微〉，《雞西大學學報》，2012年6月。

